

18-03

在潭黃埔校友話曰

湘潭文史

第七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湘潭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9

前 言

本着“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特组织在湘潭市内（包括湘潭县、湘乡市、韶山区）的黄埔校友撰写回忆文章。几年来，共收到各类稿件四十余万字，从中选编了三十余篇，十四万余字，辑成此书，定名为“在潭黄埔校友话旧”。黄埔校友目前在我市正式登记的人数达200余人，多已年届古稀，但他们却十分关心和热爱文史工作，仍不遗余力，互相鼓励，满腔热情地投入写作，竞相为人民留下一份精神财富，作出贡献。

岁月匆匆，时光流逝，回首当年，黄埔校友中很多人确曾走过一段光辉的历程，先后两度参与国共合作，投身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但在滚滚革命洪流冲刷中，黄埔校友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自不同的情况和表现，有的人走过一段崎岖的弯路，有的人甚至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好在时代在前进，事物在变化、在发展，令人痛心的事实已成过去，就不必拘泥于既往，而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现实，团结起来向前看。这正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从而依时顺势，振作精神，继续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强盛作出努力。

本书收集的资料中，北伐方面的内容较少，但确实已是难得的了；另有一些是记述当年军校的生活和训练片断；众多的篇幅则是反映抗日的史实。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中华民族

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号召全面抗战，国共两党取得了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种形势下，一批爱国青年投身黄埔，挺身奔赴抗日前线，或远征缅、印，或酣战在祖国各个疆场，他们这段戎马生活的回忆，既揭示了时代风云的变幻，也体现了爱国力量的凝聚，值得记入史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场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不知付出了多少血肉的代价，本书揭示的只不过是“管中窥豹”，或者是“一鳞半爪”，但愿起到一石击浪的作用，激起后世者不忘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的滔天罪行，牢记民族的深仇大恨。

由于时过境迁，年代久远，文章作者又都只生活、战斗在各自的领域，所见、所闻、所忆难免不有局限、片面之处，尚希读者不吝指正。

——编者 1989年4月

目 录

难忘的战斗.....	王伯庚 (1)
回忆北伐战争.....	樊克清 (9)
忆北伐战争中路军部分战斗.....	曹炳春 (11)
誓死平日寇 热血洒战场.....	周江伯 (18)
缅甸抗战亲历记.....	赖振衣 (41)
责任的驱使 心灵的召唤 ——一个女兵的回忆.....	李国芷 (47)
一个闪光的小故事 ——记白衣战士杨双梅.....	李 勋 (57)
日寇在南京屠城片断.....	周绍定 (61)
误炸六寨 将军遭难.....	吕 坤 顾剑振 (65)
滇西抗战小记.....	陈毅夫 (67)
往事沧桑.....	文卓群 (69)
回忆武汉军校女生队.....	谭瑞英 (72)
我在青年军中.....	王扬辉 (78)
倒戈举义话当年.....	胡大章 (81)
怒江小忆.....	刘子雄 (85)
我在远征军中的一段.....	刘子雄 (88)

白首忆从军.....葛顺荣 (90)

碧血洒罗城 英名光史册

——抗日战争中军民浴血奋战保卫湘阴县

城的动人事迹.....崔先月 (97)

芦沟桥西大岭一个连队的抗日纪实.....崔先月 (101)

在黄河守备线上.....葛顺荣 (104)

抗日时期冯玉祥将军的一次义卖.....王仁甫 (107)

成都中央军校生活散记.....王仁甫 (108)

血染兰封

——罗王抗日战场记事

.....李 勋 (116)

军队生涯小记.....陈政安 (122)

沙场凝碧血 壮士为国殇.....杨绍吾 (124)

我参加抗日战争的前前后后.....贺明启 (126)

忆陶峙岳将军在新疆和平起义动员大会上.....冯道根 (131)

在抗日的洪流中.....沈力行 (133)

忆南京防空部队对日空军的一次惩罚.....吕 坤 (135)

解放前夕的成都军校所见.....谢训时 (137)

浴血卫中华 英勇扫寇仇.....熊子威 (139)

龙陵抗日大战的几个镜头.....陈泰伯 (141)

抗日前线的一个侦察员.....彭震飞 (144)

蒋经国二三事.....李昌国 (148)

男儿壮志凌衡岳.....潘绍岳 (150)

一个军统勤杂人员的回顾.....潘云根据谭正龙口述整理 (152)

一、叶挺在重庆歌乐山的囚禁生活

二、诱捕土匪卢麻一

三、重庆大隧洞窒息事件

- 四、戴笠生活点滴
- 五、独特的“明正典刑”
- 六、巡官与执手
- 七、周佛海等人在“白公馆”

附 录:

成刚遗稿：滇西之战的回忆

- (成静宜供稿) (165)
- 黄埔军校同学会知识问答..... (169)
- 在津黄埔校友通讯录..... (171)

难忘的战斗

王伯庚

一、武汉会战

徐州会战既告结束，日本侵略军大本营又发出准备进攻武汉的命令，同时，北平伪临时政府、南京伪维新政府，各分别发表“和平通电”，企图软硬兼施，以摧毁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特别是“摧毁抗日战争最大的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日昭和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所关于处理中国的根本办法的主张）。

而我军委会则策定保卫武汉计划，规定作战方针，毛主席也发表了“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的基本主张。

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安庆失守，日寇继续西进，七月中旬更加疯狂地向我大别山南麓潜山、太湖、黄梅、广济、田家镇等地大举进攻，我军奋起抵抗，使敌人处处碰到的是铁与血。十月底，武汉侧背之潢川、信阳首先沦陷，统帅部为了保持持久抗战力量，下令放弃武汉，部署游击，以消耗敌寇有生力量，为时四个多月，大小战斗百次，血肉相搏，双方损失均属惨重。据统计，日军用十二个师团，死伤十余万人；我军使用一百三十三个师又十三个团，阵亡达十四万三千余人，失踪九千余人。

至于武汉空战中，我负伤空军奋勇撞击敌机，两机同毁，及翌年我空军袭击芜湖敌舰，一机负伤后，立即俯冲敌舰，机舰同

归于尽，诸如此类可歌可泣之壮烈事迹，不一而足，皆足以显示中华儿女的坚贞勇毅、中华民族的崇高伟大与威武不屈的气壮山河的精神。

我这里回忆的仅仅是保卫大武汉战斗中半壁山之役。半壁山战役中，我在陆军第四预备师，以作战参谋代理参谋处长之职。师长傅正模，系黄埔第一期同学。这个步兵师，装备接近现代化，兵员素质相当好，各级指挥官大都是久历戎行的前期黄埔学生，饶有实战经验，属黄埔嫡系部队，是一支劲旅。惟训练时间稍嫌不足，仓促参加大型战斗，又适逢敌寇精锐，遂至牺牲过大，未能很好地完成“迎击敌寇而尽歼之”的神圣任务。我们这个师的全称为第九战区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周岩）第七十五军（军长施北衡）第四预备师。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兼领武汉卫戍司令、湖北省政府主席。我集团军因驻江北，所以又称江北兵团。

当时七十五军调到江南，作战地境为湖北阳新、大冶一带。敌之主攻目标，则为阳新之半壁山，我师奉命迎击敌军于半壁山以东。这里是个连山地带，如取守势，亦颇有利，但我师蓄锐已久，歼敌之心甚切，一进入阵地，即以暴风骤雨之势，猛扑敌军，一交火，敌阵即被突破，我乘势锐进，所向披靡，不一小时即夺取半壁山东侧小高地敌据点斗笠顶。惟斗笠顶以西地形对我不利，阻滞了我主力与前驱的呼应，同时，敌步、炮联合，陆、空协同作战的技术，均相当熟练巧妙，确系久经立体作战训练的部队。尽管如此，我军士气依然昂扬，人自为战，尤其是我军拥有的捷克式轻机枪及新型战防炮的威力，亦令敌人望而生畏，所以损伤虽较大于敌方，但依然能与敌作“拉锯战”，如斗笠顶之反复攻占，即达五次之多。这个小高地，纵横约二华里，几乎全部为双方遗体所覆盖。真是碧血凝聚，草木变色。其惨烈的程度，较之北伐战争中汀泗桥之役，殆有过之。拼搏的一星期，我

既无海、空及炮兵支援，粮弹又渐次告罄，终不得不逐步转取守势。

战前，八月以来，黄梅、武穴、马头镇相继不守，日寇沿瑞昌、阳新公路西犯阳新。其时我在荆州代师长，担任荆州附近国防工事构筑指挥官，对襄河东岸多宝湾日寇炮兵之“意想射击”（或“扰乱射击”）极为愤慨，迄奉命驰援阳新，深觉惬意，全军官兵，无不振奋，不期鏖战不到一句，即伤亡过半，奉命转移休整。阵地由云南友军接防。

此次增援前线，是我第一次与日本侵略军交锋，觉得敌军唯一胜过我军之处是武器因素，特别是飞机、大炮具有绝对优势，至于士气与战术，则亦不过尔尔。经过此次与敌接触，使我知道尔后应如何以劣势装备对付优势装备之敌，也从而得知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我们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战术思想。

二、冬季攻防

一九三九年春，我师整补完毕，重上前线，驻东荆河以西、公安以东之湖泊地区，监视盘据武汉之敌，限制其继续西犯，并加紧部队之作战训练。

是时敌寇为巩固武汉阵地，企图进犯武汉西北随县、枣阳地区，四月下旬，敌下达襄东作战准备命令后，蠢蠢欲动。

为阻止日军进攻，第五战区大致作如下部署：

江防军守备沙市、沙洋、荆门、宜昌一带。

右集团军守备钟祥以北、襄河两岸。

左集团军守备大洪山、厉山一带。

另以一个集团军集结于高城、吴山附近。

以一个集团军集结于枣阳、洪山地区。

以一个集团军担任豫、鄂、皖边区游击。

以一个军监视信阳敌军。

这一部署，纵深配备相宜，而又有大洪山、桐柏山为据点，具有持久消耗敌人的积极意义。

四月底随枣会战开始。

五月中旬，我五战区发起总反攻，激战数昼夜，敌开始总退却，主力向大别山以南原阵地转移，我克复桐柏县。

随枣会战结束，敌遗尸五千余具。

此时进犯长沙的敌军亦分三路败退。

秋间，风闻统帅部拟发动“冬季攻势”，全面反攻。

第五、第九两战区地境紧密衔接，对敌作战亦便于协同，在两个战区战争胜利进展的情况下，获悉冬季全面反攻的消息，士气更加振奋。

“冬季攻势”系以二、三、五、九战区任主攻，其余一、四、八、苏、鲁、冀、察各战区则佯攻牵制。主攻军分别截断正太、同蒲两铁路及长江水路交通，扫荡信阳、武汉间敌军，我九战区（除江北兵团外）向粤汉路北段进击，声势浩大。国际记者纷纷冒险来前线采访，有的甚至爬入我们的战壕，要求观战。我在战壕里写了一篇简短的报道给两位法国记者，他们非常高兴，说我们定能击败侵略者，并向我们预祝胜利。

十一月初，“冬季攻势”命令正式下达，全军将士，个个摩拳擦掌，敌忾同仇。中旬，奉命进驻襄河西岸，与敌隔河对峙（敌主力在河东多宝湾、罗汉寺一带）。下旬，一切准备完毕，奉命立即渡河进击，我担任强渡指挥官，选择沙洋上游约八华里之曹州里为渡河点，但当秋尽冬来之际，河东河西，都是秋后一片干枯的稻田，完全裸露在敌人望远镜之下，渡头北侧，有一座小山，草木茂盛，可作隐蔽，但正由于草木茂盛，最易招致敌炮射

击，因此，我并未利用它来掩护队伍，而是利用它来诱导敌炮，将队伍埋伏在河西堤堰之下，敌军视线的死角之内，然后分组跃进，抢渡天堑，拂晓即完成一个团的强渡任务，我第一个班登上对岸时，立即进攻封锁渡口之敌炮阵地，以利我之强渡及工兵抢架浮桥。此时正面敌军已纷纷溃退，不敢迎战，我堵获敌装甲车两个小队（计装甲车八部），并取得储藏啤酒及肉类罐头仓库三座，被服仓库两座。我们大饱口福之后，继续猛追，追击中虽有一个连由于连长不慎中敌诡计，损失重大，但我后续部队追踪碾压，仍予敌重创。

军旅之事，波谲云诡，变化莫测。我们正在追奔逐北，忽连续接奉“停止追击，即返原阵地待命”之令，十二金牌召返，令人万分沮丧，万分愤慨，然而军令如山，不容规避，我们只得掩埋了阵亡袍泽的骸骨，偃旗息鼓，颓然返抵河西，大捷之后，不闻凯歌，唯闻叹息。此种奇特的矛盾现象，实为生平所仅见！

“冬季攻势”终成虎头蛇尾。

此时我们始悟《冬季攻势》实即以败兵复振之势，一挫敌锋，重新调整阵地，转取“国内退军”（克劳塞维茨大战学理）的战略部署。盖自1938年冬敌海军自大亚湾、北部湾登陆，切断我海上国际联络，广州、武汉相继不守，我之战略，不得不改弦更张，日寇参谋总部称：“中国事件，已进入长期战争阶段，日本现在开始百年战争。”是则敌亦知我之统一战线及持久战之潜在威力非同小可，不过，其所谓“百年战争”，就其国力而论，实聊以解嘲而已。展望抗敌前途，当时我们并不气馁。

我们回师襄河西岸原阵地时，京山以北、襄河以东之敌，闻后方交通线被我切断，纷纷向武汉溃退，沿途抛弃的物资，遍山遍野，秩序异常混乱。只可惜我最高统帅部不是采取积极态度，放弃了战机，挫伤了将士们的锐气，实在遗憾。

再说我军此次强渡襄河，虽遭到敌炮火严密封锁，弹雨如注，河水为沸，而我军不仅人马毫无损伤，连运载工具也只略有损毁，人皆惊为奇迹，日军亦谓“系有神助”，相率奔逃，不敢迎战。

日军士兵及初级军官，均随身佩带佛像及“千人缝”之类，以避灾戾，日军经过寺庙，必端容为礼，其炮兵射击，空军投弹，亦不敢肆意损伤寺庙或宝塔等建筑物，钱塘江上的六和塔（中国第一大塔）在炮火弥空时能巍然独存，绝非偶然，与日军的信奉大有关系。

三、南漳垭之役

南漳垭在襄樊之南，属南漳县，是一条深邃险恶的夹道。也是南漳、宜城间一条东西向的孔道，两侧削壁，高不可攀，我军多次在此通过，称之为“恐怖谷”，我任团长时，曾在此与敌遭遇，赢得了一次大歼灭的胜利。

“冬季攻势”之后，我军数次暗渡襄河，向河东之敌作较大规模的袭击，渡河点常在鄂中钟祥以北长寿店附近，因为这一带地形，我们比较熟悉，我们所带的武器为步枪、轻、重机枪、高射机枪、手榴弹、枪榴弹、火箭、迫击炮、反坦克炮等步兵武器，不用炮兵、空军支援，因此行动轻快，机动性较大，迭次给予敌军以重大杀伤，亦能与敌作阵地战。

我在襄河西岸数年，与敌交战多次，渐渐摸到了敌人的习性：

敌常杀害我掉队的伤员，亦常杀害他们自己的伤员，其“理论”是缩短伤员痛苦，减轻负担。他们对于人道与“伦理”，另有一种离经叛道的解释，他们没想到自己完全是一群失去了人性的野兽。

敌常以“武士道精神”自诩，其指挥员常在贻误戎机遭致失败的地点剖腹；敌官兵被我生擒押送后方，常滚岩跳水自杀。乍看起来，亦颇壮烈，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忠君尽节的封建意识和愚顽狭隘的表现而已，丝毫不足为训。他与中世纪为封建统治者充当走狗的欧洲骑士，是一丘之貉。

我们审讯敌俘时，质问他们为何要侵略中国，他们的回答，照例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天皇的圣谕。”可见日本侵略者役使人民，不异鹰犬，仅使之为主人效命，不知其他。

一九四〇年春夏之交，我们又与兵力数倍于我而又拥有重武器之敌遭遇，我军分散隐蔽在一处芦苇地带，并遍布疑兵，敌不知虚实，不敢冒进，由于总司令部和军部对敌情不加分析，不作判断，坚持错误，不相信我所反映的战场实况，强令攻坚，致我军在大洪山附近，遭受一次重大损失，使部分敌寇摸入我军侧后，逼得我军只能回过头来进行“超越追击”。犹忆当时我军在群山万壑中，攀藤附葛，跳涧爬坡，人马坠岩，损伤颇大，掉队者尤多，幸载饥载渴，匍匐两昼夜的结果终于在南漳垭堵住了敌军，消灭了敌军。这种“超越追击”能克敌取胜，在历史上确是罕见的。当时敌军窜至南漳垭夹道中，由东向西搜索前进，我军则绕道由北而南，兼程急进，预期在南漳垭与敌遭遇，从而赢得切断侧击之利。这两军相遇，果在南漳垭中段，在地形上，我占绝对优势，敌处夹道之中，我在夹道之上，俯瞰敌军。形成高屋建瓴之势。但两军尚未正式交锋，我团团长兰挺（黄埔三期）不幸遭敌暗算，光荣殉国，全军愤慨，急欲奋起歼敌，我立即组织强大火网，封锁敌军于夹道中，并爆破山岩，垒石堵截，使敌既不得进，亦不得退，完全成为瓮中之鳖，接着以迫击炮、火箭、枪榴弹尽量向谷中倾注，同时以轻武器消除死角，此时敌完全失去抵抗力量，残存者无几。我军又乘胜以白刃俯冲，尽情屠戮。是

役，计自第一天中午至次晨，连续鏖战二十小时，顽敌全部就歼，缴获战利品无数。

现在让我再回顾一下我军在大洪山附近曾经失利的情况，当时我和我的部下都身陷重围，敌骑一连企图对我进行白刃冲击，我则集中轻重机枪火力，全歼敌人主力，另派狙击手绕袭敌炮，并乘势辟开一道走廊，先让伤员撤退，部队随后转移。敌亦不敢追击。

当我与敌进行近战时，右翼友军早已溃退，并宣称我已暴尸大洪山下，后方袍泽闻之，便在襄河西岸为我举行追悼，不料“魂兮归来”，活人亦翩然到会，相见之下，共矢复仇，决意收之桑榆，弥补失误。果然有志竟成，不出三日，就在南漳垣大量消灭了敌寇有生力量，获得了辉煌的战果。

回忆北伐战争

莫克清

一九二六年，中华国土大部笼罩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奉系以张作霖、直系以吴佩孚、孙传芳为代表的三支军阀，对外实行奴颜媚骨、仰人鼻息的卖国求荣的外交政策；对内，则横征暴敛，强夺民食，残杀无辜，神州大地，民生凋敝，民怨沸腾。

当时的广州，民情高昂，群雄荟萃。为培养造就“将来革命军骨干”的“黄埔军官学校”和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都设立在这里。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通力合作下，广州成了中国国民革命的唯一根据地。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百余，孙夫人宋庆龄及何香凝、柳亚子出席了会议，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有：毛泽东、吴玉章、周恩来、董必武等。会议通过了继续坚持孙中山先生三大革命政策，加强国共合作，扩大反帝、反封建、反对军阀混战的统一战线等重要决议，确立了进行北伐，统一中国的大政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扶助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出师北伐，救国救民成为民心所向的汹涌潮流。

五月，以叶挺独立团为北伐先遣队从广东肇庆出发，直指湖南。

七月初，当时国民革命总监蒋介石任北伐总司令，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军长鲁涤平；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兼任前敌总指挥），集师十万余，进军两湖，出师北伐。

炎夏的湖南，骄阳似火。这支以工农劳苦大众为主体，黄埔军校进步学员为骨干的北伐队伍，身着灰色军装，领系青白红三色领带（象征着中华大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大好江山），肩负着解救民族危亡的重托，雄姿英发，直闯湖南。

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五军为右翼，在主攻湖南的同时，警惕盘踞在江西赣州、九江一带孙传芳之敌，争取时机，主动出战。

在辽阔的湖南战场上，吴佩孚集结了十万余众，抵御北伐军。

七月上旬，北伐军占取长沙，八月下旬占领岳阳。由第四军、第六军、第七军、第八军直捣湖北武汉吴佩孚之敌。

在湖南，由于北伐军，英勇作战，据守醴陵、平江、岳阳之敌被歼，其他敌军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

八月初，北伐军沿粤汉铁路继续向武汉挺进，吴佩孚败心不死，凭借汀泗桥的险势和坚固的工事，调兵遣将，妄图固守湖北，负隅顽抗。这样，汀泗桥的顽敌便成为北伐军进军武汉的最大障碍。国民军整振军威，准备血战，集中优势兵力以对付众多的敌方主力部队，经过二十天的艰苦作战，敌方伤亡惨重，日难支，终于向武汉溃退，我军取得了攻占汀泗桥的伟大胜利。嗣后，在铁甲火车掩护下，我军乘胜追击，一扫长江南岸守敌，直插武昌，把吴佩孚残留的陈嘉谟、刘春玉两股余敌死死围困在武昌城内。他们为了挽回败局，妄图依靠地势险峻，城墙高筑，

与我决一死战。

决战武昌，是关系到北伐军湖北战场的胜利和挫败吴佩孚军阀集团的关键。

九月初，北伐军敢死队在重炮的掩护下，向武昌之敌发起进攻。三万余敌在城楼上拚死驻守，武昌内外，炮火连天，硝烟滚滚，杀声震撼，北伐军不少官兵英勇牺牲。至十月上旬，我军使用地道和炮轰相结合的战术，再次向武昌发起总攻，在武汉工人和进步团体的密切配合下，一举取得了夺取武昌的胜利。十月中旬，武汉全部收复，敌首刘春玉被生擒。以叶挺为先遣团和担负主攻的第四军、第六军等北伐部队屡建战功，在国民中享有盛誉。

当时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同志和几名苏联顾问亲临战场，直接参加了指挥攻克武汉三镇的战斗。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取得伟大胜利使盘踞在江西、福建的大军阀、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孙传芳恐慌不安，如坐针毡。八月下旬以来，孙传芳调兵遣将，将主力部队十余万，迅速调往江西，布兵设阵，妄图进攻北伐军，阻截北上。九月中旬，北伐军先后在南昌、九江等地与孙军发生激战，我军伤亡重大，战略上失利，南昌城得而复失。十月十一日，我军再次强攻南昌，激战数日，攻而不克，就地待援。但革命军在两湖战役的节节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孙传芳在浙江和福建的统治，造成驻守在福建的孙军内部分化，浙江守兵倒戈，致使孙传芳背腹失靠，败无退路。十一月初，我军在江西发起总攻，一举夺得马回岭、九江等地，牢牢地把敌人围困在南昌，攻而复得。

福建之敌随之崩溃瓦解，福州于十二月中旬被北伐军不攻自破。

一九二七年春，由唐生智统辖的第八军和扩充后的三十五军